

◆ 流年碎影

一棵枇杷树

许若齐

枇杷成熟的时节，怀念当年那棵枇杷树。

发现树缘于跟踪一条狗。

那是条大黄狗，皮毛灿烂，雄猛高大，威风凛凛。

我那时十岁出头，迷恋一本童书。书里的狗有许多惊险的故事，激动着我想入非非。我期望这条大黄狗也能复制出若干引人入胜的情节，能让我童年的生活有些趣味。

数日下来，毫无建树，它看来是条徒有其表、无所事事的懒狗。最让我绝望的是：它居然钻进了一简易的茅厕，屁股一撅，干起了吃屎的勾当。我充满了鄙夷与恼怒，骂了句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气得捡起石块砸，撵着它跑过了一片树林。

林子在校园僻静处，林子后有一棵枇杷树，悄然在这人迹罕至的角落，像一把撑开的绿伞亭亭而立，后面是一堵还算结实的墙。

让人喜出望外的是，不多的枝枝桠桠上，竟悬着几挂黄澄澄的果实。

狗已逃得无影无踪，我一屁股坐在树下，看初夏的阳光透过不太密匝的树叶，斑斑点点地洒落下来，感觉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堆满财富的山洞。我痴痴地想：这树怎么长到这里来了？是若干年前一次有心的栽植？还是墙外有人吃完枇杷后，把果核无意地抛扔？无论如何，此时此刻唯有我这个擅自闯入者在此树下，有点不知羞耻地想独享其成。

没有人工修剪的枇杷树，尽管有可能天生是一颗高贵的种子，果子吃起来还是有点酸涩，水分也不是那么丰富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一连吃了五个。

我咂着嘴，在树下小憩，有一种占了很大便宜的心满意足。

对面十几米处有一间早已废弃的破房子，里面黑洞洞的，透发出一股霉味；房顶上，瓦松瑟瑟，长一枝、短一枝，无精打采地稀拉着。一只白脚猫悄悄地在黑瓦上踱步，它走走就停下来了，用有点发绿的眼睛紧盯着我。

看得出，它的眼光有些敌意。这是它的地盘，我怎么说也是个来路不明的“侵犯者”。

我不在乎这只猫的感受，它能把我怎么着？真不如狗，连发出叫声的勇气都没有。

它很无奈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“嗖”地一下就没踪影。

以后再也没有看见它了。

这棵树的发现并拥有使我无聊的生活充盈着喜悦与快乐，我隔三差五都要去流连忘返一番，夏秋冬春不曾缺失。

我曾在大雨将至时来到树下，看着豆大的雨点猛烈敲击着坚硬的叶子，溅起一片白雾，声音就像急促的鼓点。草丛里，夏虫的吟唱高低有韵，不知疲倦。一只蜻蜓闻声飞过来，落

在狗尾巴草的顶上。草不能承受其重，颤颤地弯下了腰。雪后初晴，树叶上积满了雪，阳光下很晶莹；地表的雪则松软，只有我的脚印很规则地绕树三圈。

枇杷树也开花，白白的，花芯没有那么鲜妍、艳丽；不能招蜂惹蝶，默默地绽放着，时候到了就结成一个个青青的果子，直到成熟。

一个孤独的孩子，很寂寞地看着这一过程，陡生出一些人生的领悟以及烦恼。

实在是无所事事了，我就用吃剩的枇杷皮来引诱蚂蚁。

只要把皮放在一只偶尔路过的蚂蚁面前，它就会马上掉头，打道回府。一会儿，从某一角落里走出了一只、两只……最终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蚂蚁方阵，几个头颅、身躯大一倍的蚂蚁居于其间，俨然是“领导”一类。我看着它们簇拥着战利品，想象着它们的喜悦；然后又恶作剧地把枇



专注 吴海明 摄

杷皮移至两米以外，检验蚂蚁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功能。

这微贱的生命很执着，两米的距离于它们而言就是遥遥的路程了，它们居然能够不屈不挠，从头再来，失而复得，让我产生了由衷的敬佩。

我还用一块枇杷皮引诱过三个洞穴里的蚂蚁，意在导演一场“三国演义”，看看蚂蚁大战的场面。这种歹毒的挑拨离间恐怕只有人才能做出来，让我颇为失望的是，它们三家见面后并没有大动干戈，一家抬了就走，另两家则和和气气地原路折回。真不知它们之间达成了什么“协议”。

难道它们深谙了人世间的“中庸之道”？

有位著名作家回忆他小时候能在一窝蚂蚁旁边蹲整整一天，看那些小东西出出进进。

而我的这一过程最多只有一个小时。

俗话说：三岁看老。这或许是一个文学大师与一个文学爱好者在初始阶段的区别。

枇杷树在一旁看着，枝叶在絮絮低语，它是在发表意见吗？

一年了，它不可阻挡地长高长大，终于高出了墙头尺余，并很招摇地在最高处结了几个又黄又大的果子。我先是很紧张地看着一根细长的竹篙在墙外扬起；没几天又很恐惧地看到墙体上松动了一块砖，然后出现了一个窟窿，终于有人弓着身子进来了，一个、两个……都是人高马大的成年男子。我无可挽回地看着它人人可攀之、人人可摘之。

不到半个月，它就面目全非，惨不忍睹了。

◆ 安庆地理

王圩灯会

金宏兵

单从地名来看，就可以料到王圩是一个地处圩畝边的村落，村民多是王姓。

王圩地处桐城市东南面，属双港镇。从大山流淌下来的柏年河穿境而过，许多村民家的房屋就建筑在那幽幽长长的河埂之上，河埂的两侧长满了青竹、芭茅、野槐等杂树杂草。在没有铺设水泥路面之前，逢上雨季，河埂路面泥泞，行走十分不便。这些年新农村的建设，也给这个地处圩畝的小村落带来了很大变化，不光路好走了，景致也变得更美了。

王圩这个本无名气的小村子，今天能让外人知道，全是灯会的龙灯给“舞”出来的。如今的灯会，已成为王圩一张靓丽名片，更是桐乡大地极具民俗文化特色的一块招牌。王圩灯会已有几百余年历史。明代战乱期间，王氏先祖从江西瓦屑坝迁居桐城双港镇王圩，常来了祖传的龙灯骨架和一整套舞龙灯的技艺。历经数百年的光阴流转，王圩灯会在世代乡亲的坚守下，依然别有风情、别有韵味，已走出双港，走出桐城，舞出了一片新天地。

每到农历的间年正月，灯会必定举行，它有一整套缜密细致的流程：腊月十五开始扎制，正月初一开光，初二出灯，元宵节前沉灯。出灯时，阵式浩大，前有排灯开道，武猖、八仙浓妆游行，花篮灯、彩灯队边歌边舞，后面跟着锣鼓队、蚌壳灯、灯笼队。这时，百余盏蜡灯齐亮，数十面大锣大鼓喧天动地。出灯时，随行观灯的人群少则上千，多则有万，浩浩荡荡，长达一两里路，柏年河两岸一时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早年的王圩灯会，图个喜庆热闹，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生活安康。今天的灯会有了新的内涵：传承民族文化，让人们守得住传统，记得住乡愁。据负责灯会的村民介绍，这些年灯会募捐来的收入全部投入到助学、修桥补路、兴修水利等公益事业上，灯会表演也与时俱进地增加了花篮灯、连厢灯、黄梅戏等群众娱乐活动。王圩灯会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明确了非遗传承人，保证灯会的传承和发展。

◆ 边走边看

一小步与一大步

吴新生

周末，好友林子拉着我们到近郊露营。下了中兴大道的立交桥，眼前是大片的山林和绿油油的农田，车上的人不约而同大呼小叫：“看，好美哟！”

我们就近选择一处相对平整的地面作为营地，男士负责搭帐篷、搭灶，女士负责准备食物，生火做饭。大家先将帐篷天幕、折叠桌椅、氛围灯一一展开，然后开始围炉煮茶。林子手捧一杯咖啡，仰望天空沉思，有人则扛着装备跑到河边开始垂钓。林子的表弟则捧着手机在单位工作群里发告示：“各位领导同事，本人已经进入露营地，未来48小时失联，手机没信号！没信号！”他的女友在一旁拍图发圈开始自我调侃：“如果没人疼你，就来露营爬山吧，那样浑身又疼又爽。”

不一会功夫，像是约好了似的，附近空地上，十几顶帐篷像雨后的蘑菇，全部冒了出来，仿佛是草原上的蒙古包。河岸东侧草地上站满了人，乍一看，装备虽然不同，但快乐是一样的，他们身体直立，仰起下巴，望着天空，双手停留在轮轴上，不时发力，原来是在放风筝。西边河滩的空地上有人支起了烧烤架，一群人围着串儿聊天，有的人甚至涮起了火锅，拎瓶啤酒对嘴喝。旁边有人忘带切菜的刀，那边立马有人送来了多功能户外刀。

林子如今是个露营热爱者。前段时间，他状态特别差，下班回家后就躺在床上不动，不想和别人说话。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接触到户外，不仅有来自绿野仙踪的清新的风，更有不知道名字的昆虫、鱼儿，还有日月星辰，他的世界开始变得广阔而不同。从房间跨到野外的一小步，却是他人生的一大步：在慈悲、广大的自然面前，人生中的很多事都不是事。

户外露营，似乎只是一人一桌一凳一壶一书，似乎只是走入林间，闻露水、泥土、树叶混合的清香；漫步河滩，似乎只是感受绚丽花草的繁盛能量；其实，它是向大自然敞开怀抱，向天地打开自我，让自己走向另一片空间，获得一个新的自己。

